

嘉业藏书楼访游

李广德

(嘉兴师范专科学校)

深秋时节，稻浪泛金，我陪几个友人再度访游了闻名遐迩的南浔嘉业藏书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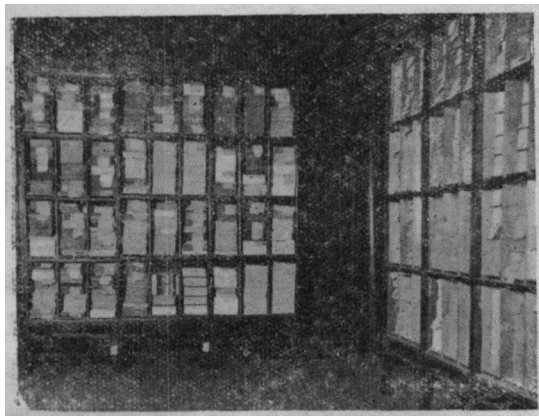
南浔是位于湖州东南的一个水乡集镇，与江苏省的震泽镇毗邻。由于它“会苕、霅之水，山川秀发，人文称盛，”“耕桑之富，甲于浙右。”俗谚称：“湖州一个城及不上南浔半个镇”。解放前，南浔镇上有许多官僚财主，皇亲国戚，群众称他们为“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毛狗。”所谓“四象”，就是最有权势最富贵的刘、顾、张、庞四大家族。“四象”各有特点，当地人说法是：“刘家的‘银子’，顾家的‘房子’，张家的‘才子’，庞家的‘面子’。”其中以刘家最为富有。据《南浔志》说刘镛“以业丝致富”，“殖财数十万，号巨富，以财雄乡里”。我们去访游的嘉业藏书楼，就是刘镛的孙子刘承干（字翰怡）经手筑建的。

我们一行穿过熙攘的人群、繁荣的闹市，走向南浔镇南郊。经过万古桥，沿着鹁鸪溪畔前行数十步，即见几十株蓊郁挺拔的老樟树耸立眼前。绿树深处掩映着的那幢花园楼阁，就是著名的嘉业藏书楼。环顾四周，藏书楼右首是有着许多亭台楼阁、假山莲池的刘家花园——小莲庄，左面不远处有一座石塔，那儿是名叫“适园”的张家花园。据著名作家、南浔人徐迟说，先前“适园的假山很高，山路曲折，要盘旋而上，全用太湖石垒成。有的地方很险要，架起了一道桥，从桥上正好看到一条瀑布飞溅而下。清



泉从何而来呢？在山底下的背阴地方有一石室，其中放了一台水泵和发电机，一开动便可抽水上山，让清泉从山顶流下来。这也和网球场一样，是南浔花园里的洋玩意儿，是很少见的。”（《废园》）则由于战乱人祸，适园除了尚有这座石塔和一块人称“美女照镜”的大假山石外，其它都已荡然无存了。

正当大家为这“江南园林中最高级的一座假山”慨叹之际，藏书楼管理员汤同志来开门了。走进门内，看到保存完好的楼阁亭榭、假山石笋、古树修竹，顿时由惆怅转为欢欣。汤同志请我们在设有红木桌椅的客厅里小憩，热情地介绍了有关藏书楼的情况。据他说，这座藏书楼原先的主人刘承干，祖孙三代经营丝业致富以后，都曾在清朝政府里担任官职，刘镛的孙子刘承干则是清朝的候补内务府卿，辛亥革命后，成为清朝的遗



老。这使我想起鲁迅在读嘉业藏书楼的刻本时，曾写道：“每种书的末尾，都有嘉业堂刘承干先生的跋文，他对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，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。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；书是民国刻的，‘仪’还缺着末笔。我想，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，反抗清朝的主旨，是在异族的人主中夏的，改换朝代，倒还在其次。……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，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，只着重在‘遗老’两个字，而毫不问遗于何族，遗在何时，这可真可以说是‘为遗老而遗老’”。（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》）然而，对于刘承干这样的私人刻书家，鲁迅先生却给予肯定的评价和赞赏，他在《病后杂谈》里说：“对于这种刻书家，我是很感激的，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——虽然从雅人看来，只要些庸俗不堪的知识。”在1934年写给杨霁云的信里又说：“刘翰怡听说是到北京去了。前见其所刻书目，真是杂乱无章，有用书亦不多，但有些书，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，是不会刻的，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。”汤同志告诉我们，刘承干亲自撰写过两篇《嘉业藏书楼记》，叫人刻成石碑，砌在藏书楼墙上。我们几人当时随他去看那两篇铭文。文章记叙了他藏书的起因和筑楼的经过。当时，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，他到南京去看南洋劝业会，见到“瓌货云集，人争趋之。余独步状元坊各书肆，遍览群书，兼两载

归。越日，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。自是即有志聚书。”第二年，辛亥革命的烽火熊熊燃烧，刘承干避居上海，四方的财主、官绅也都纷纷逃到那里，“遂为中原文献所聚。”象甬东卢家的“抱经楼”，独山莫家的“影山草堂”，仁和朱家的“结一庐”，丰顺丁家的“持静斋”，太仓缪家的“东仓书库”等地的藏书，“皆累世之甄录，为精英所钟聚”。这些人家看到当时新学盛行，担心所刻所藏的古书毁于兵火，听说刘承干正在聚书，就纷纷出让给他。江阴的缪艺风和孙问清，还将他们手中的宋元精刻版本贱价卖给了他。这使得“窃好斯文”的刘承干只用了三十万元，就得到了六十万卷各种珍本善本古籍。

刘承干在十年之间，搜罗到的书籍超过了一百万卷。在南浔镇上，藏书“由明以来，自成风尚。”譬如乾隆年间的刘桐（字舜辉）就爱好藏书，南浔镇志上说他“上至都门，下迨海舶，苟得一善本，蜘蛛马迹，缘沿而购取之，”“聚书积至十余万卷，凡宋刊及精写本，不惜兼金罗致，插架之富，自天一阁、瓶花斋而莫之及也。”但是一病身亡之后，他的儿子年幼“为人荧惑，”不久就散失一空。有一首《题访书图》诗云：“自古图书厄，多经劫火亡。未闻豪贾夺，举作债家偿。编校留希古，飘零忆蓼塘。披寻一拊触，老泪忽淋漓。”刘承干鉴于前人的“聚而旋散”，想起苏轼曾说过：李公择书不藏在家中，而藏在原来住过的寺庙僧舍，于是他决心建筑这座藏书楼，专门用来藏书、刻书。一九二〇年初冬破土，一九二四年岁尾竣工，“计糜金十二万，拓地二十亩”。我们在汤同志的引导下，参观了藏书楼的全部建筑。整座藏书楼是方形的回廊式两层楼房，设计是中西合璧，显得结构精巧，别具一格。中间有一水泥浇成的天井，阳光充足，可供晒书之用。泄水的管子建在水泥廊柱里面，由屋顶直通地面。各室有玻璃窗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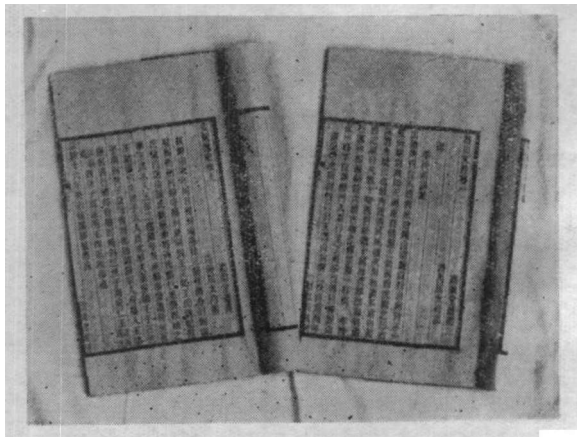
铁皮包裹的木窗两层，不但光线充足，而且能经常保持通风干燥。据说，这座藏书楼的优点是“三防”：防潮、防水、防火。楼分前后两进，前进有楼七楹，中一楹为大门，东三楹为“宋四史斋”，存放宋刊四史；西三楹是“诗萃室”，放置刘锦藻及刘承干自己所编的清朝文献通考等书。楼上是“求恕斋”。后进亦是七楹，楼下中间三楹是正厅，座北朝南，悬挂着清朝宣统皇帝赏赐给刘家的御笔“钦若嘉业”的九龙金匾，“嘉业藏书楼”、“嘉业堂”即以此得名。两旁各二楹，现存放清朝御制的各种佛经，以及解放前后各种报纸。楼上为“希古楼”，存有清朝内府秘籍，五百余箱。左右两庑各九椽，是专门放各省、县、镇地方志的所在。共有书库五十二间，各间均有精制的书架，并且装有玻璃橱门，防止尘灰污染。另外在书楼的东面筑有平房五楹，名为“抗昔居”，左室是编校等人的住处，右室用于阅书，后三进住刻版印刷工人及放置历年所刻书版。

嘉业藏书楼与国内其他藏书楼相比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它不仅以藏书丰富闻名于世，而且尤以雕板刻印各种古籍秘本蜚声中外。刘承干既是个藏书家，也是个刻书家。他自谓平生所愿是“为是楼非徒藏之，又将谋所以永其传”。因而，他在广罗各种古籍的同时，还觅集书版，如他购得朱氏的“结一庐”丛书版，再加上自己所刻的，就汇成《嘉业丛编》。嘉业堂刻本中著名的还有《吴兴丛书》、《国朝正续诗萃》、《希古楼金石丛书》、《求恕斋丛书》、《留馀草堂丛书》、《旧五代史注》、《台学统绪》、《琼室金石补正》等等。这些书多是“为世所希见者”，是各地图书馆、藏书家难以得到的珍本。其它所刻的古籍中，还有不少是被清朝列为禁书的，如明末文人的一些著作。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曾说：“《安龙逸史》大约也是一种禁书，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

的新刻本。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，屈大均的又有《翁山文外》；还有蔡显的《闲渔闲闲录》，是作者因此“斩立决”，还累及门生的，但我细看了一遍，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。”承汤同志的热心帮助，我们有幸看到了鲁迅在文中提到的《安龙逸史》和《翁山文外》两部书的刻本，确实刻得字迹清晰匀称，所用纸张绵薄坚韧。鲁迅不但爱读嘉业堂的刻本，而且还亲自到设在上海爱文义路（现延安路）的嘉业堂去买书。他说：“……到嘉业堂去买书，可真难。我还记得，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，两扇大铁门，叩了几下，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，里面有中国门房，中国巡捕、白俄镖师各一位。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。我说买书。他说账房出去了，没有人管，明天再来罢。我告诉他我住得远，可能给我等一会儿呢？他说，不成！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。过了两天，我又去了，改作上午，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。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，巡捕曰：‘书都没有了！卖完了！不卖了！’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，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。现在所有的几种，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，好象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，这才买得到”。

（《病后杂谈》）这更使我们感到嘉业堂刻本的足贵。前不久，北京商务印书馆还向藏书楼借去几部书的雕版，准备重印呢。

从书库和雕版室走出来，我们又兴致勃



勃地观看了藏书楼前的园林建筑。楼房和园林的四周有水环之如带，与鸬鹚溪相通。藏书楼朝南的正门前，凿有一个荷叶形的莲花池，中间垒石成岛，状似蜈蚣龟伏，岛上筑有“明瑟亭”，与莲池左右的“浣碧”、“障红”两亭成鼎足之势。有一曲桥可通岛上。池四周的假山按十二生肖垒砌而成，堆玉叠翠，玲珑别致。汤同志指着林立的石笋、参天的古木、摇曳的修篁对我们说，园林与书楼浑然一体，相映成趣，寓肃穆的书楼于精美的园林之中，是嘉业藏书楼最为人赞扬的一大特色。园中还有一块两人高的巨石，颇为引人注目。上面刻有“啸石”二字，是清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曾担任过总督和大学士的阮元手书。石上镌有三段文字，说这块“啸石”是阮元担任相国蒞临浙江时鉴赏的遗物。以“啸石”命名的原因，是由于石中有空窍婉转深远，对着上面的小孔吹气，能发出奇异的啸声。几位友人争着试了试，果然，声似虎啸一般。园中花卉杂蒨，四时馨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和几位友人纷纷赞叹嘉业藏书楼和它的园林幽雅、精美。“书楼和庭园怎会保存得这样好呢？”管理员汤同志看到我们诧异的神色，就笑着说，这座藏书楼几经战乱而未遭到兵火和破坏，也确是难得的。在抗战之初，南浔镇曾因兵匪放火，大火覆盖全

镇，烧掉了七千多间房屋，而藏书楼因为地处郊外旷野，四周溪流环绕，得免于难。日军到南浔之后，在刘氏家庙和藏书楼中发现了两块宣统皇帝（即溥仪）赐赏的金龙大匾（一块即“钦若嘉业”，另一块为“承先睦族”），就下令保护。解放战争时，嘉业堂的藏书曾被刘家转移出去一部分。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，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示：南下大军要注意保护吴兴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。据当时在南浔中学任教的作家徐迟同志说：“当解放大军和平解放南浔的当天，周恩来同志曾给进军江南的九兵团领导一份专电，要求注意保护这个藏书楼。陈毅司令员曾下令派出一个连队驻防在它周围。这样，藏书楼至今还是保存得完好如初，连十年浩劫，也因保管员的想方设法而幸存下来。”（《废园》）现在，藏书楼是浙江省图书馆书库，最近已定为省一级文物保管单位。

夕阳西下之时，我们和嘉业藏书楼管理员汤福璋同志握别，我想，当我们再来时，将是在这座书的宝山里探宝、采宝了。

本文插图说明：

(44) 吴兴嘉业藏书楼正门

(45) 嘉业堂藏书楼库房书橱

(46) 鲁迅在《病后杂谈》中提到的两部
吴兴嘉业堂刻本

